

把握「十二五」機遇 締造區域共贏

陳建強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十二五」明確提出，要「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定，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有關定位，不僅把粵港兩地合作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更有助雙方加強合作，為香港帶來巨大發展機遇。香港確實應該發揮自己所長，真正與珠三角做好分工合作，爭取共贏。

關鍵點在於某些香港人仍沉湎在昔日的「龍頭」身份，顧盼自暇之餘，卻不覺識察環境已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北望神州」，他們不甘心；面對珠三角崛起，他們驚訝受挑戰。以至最近當國家宣佈深圳的前海地區發展金融服務業，他們立即大呼小叫，說深圳要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深化粵港合作 倡導先行先試

這裡有些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在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一年多的時間，珠江三角洲九個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中山、順德、珠海、惠州、肇慶），變成了更具發展前途的「廣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經濟圈。在這片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4200萬、經濟總量約佔全國一成的珠三角土地上，統籌進行着真正的區域合作，各城市積極發掘自身優勢及探索在珠三角棋局上的新定位，並且進行互補性合作，實現整體效益最大化。

在新一輪發展中，佛山正朝着機械裝備、新型平板顯示產業集聚區和金融服務區的目標前進，中山則摩拳擦掌要打造臨港裝備



香港維港景色。

造、精細化工和健康產業基地，江門則對準先進製造業重點發展區而去。相鄰的城市亦不再為了同樣的產業爭得頭破血流，深圳電子業配件生產以惠州為後方基地，分工合作；廣州的汽車產業也與佛山協作，帶動了佛山300多家汽車配件企業。

日前，廣東再度出手，全省將投資近兩萬億元，規劃建設交通、能源、水利、資訊化四類重大工程共150項；珠三角地區九市將初步實現基礎設施、產業佈局、基本公共服務、城鄉規劃和環境保護「一體化」。

部分香港人眼中的「窮親戚」，現在已經「肥到漏油」。誠然，香港仍然擁有自己的優

勢，不應妄自菲薄，但也不容自視過高。香港確實應該發揮自己所長，例如金融業、專業服務等，真正與珠三角分好工，確實做好區域合作，爭取共贏。

本港金融業須向內陸省區輻射

以金融中心為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指出，廣東全力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強調廣州、深圳均不謀求，也沒能力謀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只會全力與香港合作，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競爭。因此，廣東方面期待，香港金融業能將更多的後勤業務放在廣東，並通過廣東向內地輻射，尤其是對一些有創新的金融衍生產品，可爭取中央支持在廣東試行。汪洋指出，國外出現金融危機是創新衍生產品過度，但內地卻是創新不足，故有與香港金融業合作空間。

事實上，如何充分利用廣東低成本優勢，爭取把一些香港金融業的後勤服務，外包服務等工序放在廣東，再向內陸省區輻射，這才是香港金融業的出路。香港交易所與深圳證券所有否合作空間，廣州能否設立珠三角債券與期貨交易所，形成三地金融互動合作等，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港交所改革交易時段迎接挑戰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討論多時的香港證券交易時段改革，終於塵埃落定。香港證券交易所上週正式啟動了改革後的第一階段證券交易時間安排（第二階段的交易時間也將於2012年3月5日啟動）。即：早市交易時段由原來的10：00-12：30；改為9：30-12：00，提前了30分鐘開市，亦提前30分鐘收市。而下午交易時段則由原來的14：30-16：00；改為13：30-16：00，提前了1個小時，收市時間不變，仍為下午16：00。因此，全日交易時間共5個小時，較之前增加了一個小時。也比內地交易時間多了1個小時。

近年，由於全球證券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擴展交易規模，增強融資能力，鞏固金融地位，許多國際證券市場不斷展開區域聯合與併購行動，如：剛合併的紐約泛歐交易所，目前交易金額迅速上升至全球首位，達12.3萬億英鎊；早前實施聯合的倫敦、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也躍升至全球第四位，交易金額達2.5萬億英鎊；僅次於第三位的上

海證交所（2.8萬億英鎊），並超越第五位的深交所（2.3萬億英鎊），而港交所已落至第六位，年交易額約1.5萬億英鎊，全球市值則排名於第八位（0.9萬億英鎊），也遠遠落後於首位和次位的紐約泛歐交易所與倫敦、多倫多證交所。可見，國際金融形勢的快速發展，已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港所在亞太區域的傳統集資優勢帶來嚴峻的挑戰。因此，有關方面已縹緲多時，力圖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以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港交所的融資優勢。

交易時段改革一石多鳥

由上可見，如今港交所已面臨的競爭壓力是多方面的，有區域性的國際化競爭壓力（與歐美、東京、新加坡的競爭），也有來自內地的本土化競爭壓力（與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競爭）。而此次港交所新交易時段的改革，僅僅是邁出了深化香港證券交易所改革的第一步，屬於鞏固與構建香港國際金融新競爭優

勢的過渡性安排。第一階段的安排，實現了早市開市時間與內地證交所的統一，均為9：30；下午開市時間雖比內地晚30分鐘，但已較原來提前1個鐘，既兼顧香港作業習慣的適應性安排；也可有效避免原來香港與內地開盤交易時間與期間的錯位，及價格資訊的失衡所導致的市場激烈波動，並為今後兩地交易時間的全面接軌，奠定基礎。

短期看，新交易時間的安排，有助增加日交易量，刺激T+0交易活動，增加交易規模和市場融資熱度。但長遠而言，要鞏固和強化國際金融競爭優勢，還必須不斷進行更深入的改革。如：增加兩地市場聯動；改革定價機制，實現A、H股價格平衡與停牌機制的統一；增強信息發佈的透明與對稱；以及，最終實現香港經濟與珠三角經濟圈的全面、深度融合，早日實現港交所與深交所的強強聯合，以壯大融資能力和交易規模，真正將港深交易平台打造成具有強大競爭力的亞洲國際證券交易中心。

軍費是綜合國力更是威懾力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中國的殲20戰機首飛，美國說，與美國的差距還在二十年以上。美國有十多個航母戰鬥群，中國一個都沒有。中國不會與美國軍備競賽，但是中國沒有理由不加快國防現代化的步伐。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中國軍備的提升，世界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反而下降。

東張西望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要求軍隊「忍耐」，軍費幾乎零增長，首先是國家當時窮拿不出錢，那時，中國的外匯儲備才一百多億美元，去年中國GDP為近40萬億元人民幣，1978年才3600多億元人民幣，那時中國百廢待興。同時，相信那時也與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有關。

軍費其實是綜合國力的一種體現

北京公佈了今年的國防經費預算約為六千億元人民幣，增幅達百分之十二點七。國際間說閒話的，自然也不少。筆者想說的是，不管人家怎麼說，中國軍費開支的絕對數，是坐定世界第二把交椅了。這其實和中國的GDP總量也是世界第二相適應的。事實上，中國在GDP還沒有超過日本前，很多國際研究機構就說中國軍費世界排名第二了。

那時筆者就以爲，國人應該感到「喜悅」，因為這是國強的體現。國家沒有錢，想增加軍費也不可能。現在筆者要強調的是，軍費其實是綜合國力的一種體現，更是一種威懾力，一種遏制戰爭的威懾力。

中國希望和平崛起，不想打仗，因為不謀求霸權，因此絕對不會去打人家；同時，也不想人家打自己。這就是遏制戰爭的理念和戰略目標。對此，軍費和軍備一樣，往往也是一種威懾力，一種遏制戰爭的威懾力。

俄羅斯早前計劃未來十年軍費開支增至約六千億美元，平均每年六百億美元，比現在約五百億美元大幅增加。於是全球嘩然，擔心俄羅斯又要做超級大國，與美國爭霸，形成新的冷戰局面。很快，美國公佈了新年度的國防開支，一年高達六千多億美元。自然，也有人質疑美國爲甚麼把這麼多資源用於製造「殺人」武器，但是聲音微弱，因為一些人還是相信美國世界警察的功能，而多數人知道反對也是白反對。然而，幾乎沒有人說，美國這一年的軍費是俄羅斯十年的開支。筆者想，只要將這數字一對比，就知道未來十年俄羅斯都遠不是美國的對手，所謂「新冷戰」，純屬杞人憂天。

這回，中國增加軍費理由是充分的，一是，通脹壓力增加，二三百三十萬名解放軍官兵要增加薪金和生活待遇；二是，改革開放之初軍費一直處於低水準，現在還是補償性增加；三是，去年才加百分之七點五，兩年拉平增幅不算大；四是，今年軍費佔全國財政支出預算的百分之六，與前幾年相比，所佔比重還是有所下降。

加快國防現代化不是軍備競賽

其實，與多數國家比，中國軍費佔GDP的比重都是偏低的。據世界權威機構統計，冷戰結束後，多數國家軍費佔GDP的比重在2.5%至3%之間，這也是國際公認的「安全水準」。而中國6011億元的軍費只佔GDP的1.4%。相比之下，美國的核心國防預算為6000億美元，超過GDP的4%，這還不包括專門的戰爭撥款。

即便和周邊國家相比，中國的比例也是偏低的。俄羅斯財政部副部長稱，俄羅斯2011年國防開支佔本國GDP的比重為2.9%，2012年將達到3%，印度的比例超過其GDP的2%，韓國的這一比例為2.7%。

事實上，中國增加軍費是根據自己的需要，無可厚非。軍方智囊人物羅援說：各國都在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世界正在進行新軍事轉型，中國爲甚麼不能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中國不謀求爭霸，軍費問題也不必看人臉色。

中國的殲20戰機首飛，美國說，與美國的差距還在二十年以上。美國有十多個航母戰鬥群，中國一個都沒有。中國不會與美國軍備競賽，但是中國沒有理由不加快國防現代化的步伐。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中國軍備的提升，世界大規模戰爭的危險反而下降。

深入民間知疾苦 溫總典範堪借鏡

田北俊

田園快語

孟子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重點就是當政者必須以人民的利益爲依歸。要做到這點，則「掌握民情，知民之所需」是十分重要的。港府最近接連出現施政爭議，我認爲問題正出於高官們沒有深入了解民情所致。

溫總對民生民情了然於心

話說回頭，在今年兩會召開之前，溫總連續第3年在網上與網民在線交流，直接面對公眾的提問。我特別留意到溫總如何與網民互動，以了解民情的做法。例如，他在面對老百姓的各項提問時，顯得極有耐心，仔細聆聽及解答，而他對民情的掌握，更是非常透徹。小至老百姓日常最關心的食物價格，如糧價、肉價、菜價等，溫總都十分清楚，甚至連一斤黃瓜在北京市外農民手上的售價，與北京市內超市裡的售價相差多少，都了然於心。這都顯示了溫總不是在做「騷」，而是真正正正的關心平民的擔子有多重，不愧是「平民總理」。

而且溫總不是只聽不做，他強調國家不會坐視通脹影響市民，並提出了應對方案，保證「一定能夠管好通脹」。他又表示會提高個人所得稅薪酬的起徵點，而國務院已原則通過個人所得稅法修改的草案，待人大批准便可惠及一眾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讓他們有多一點錢傍身，以應對通脹。光是這顆「定心丸」，「知民之所急」，便教人深感溫總是如何貼近民情。

港府應聽取民意改善民生

相比之下，特區政府明明有龐大盈餘及儲備卻未有好好利用。市民面對通脹問題需要「即時」協助，外界都期望可以分紅，分享額外經濟成果，但政府卻完全未能掌握民意，又沒聽取自由黨提出政府必須退稅助中產等意見，在原先公佈的預算案中只提出注資6000元到強積金戶口，以待市民65歲退休才動用這筆資金，但市民對這遠水不救近渴，質疑爲何通脹近火不救，又沒即時分享成果。幸好政府尚懂「亡羊補牢」，願意聽取自由黨，以及社會上其他聲音，馬上改爲向市民派發現金及退稅，總算是「未爲晚也」。



溫家寶總理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與廣大網友線上交流。

雖然注資強積金的風波算是告一段落，但目前政府仍面對一些迫切的問題有待改善，例如跟內地一樣，本港也面對樓價飛升，市民大歎住屋難的問題。內地採取果敢的措施，確保住房大量供給，抑制投資和投機性需要。香港方面，面對主要屋苑售價陸續升破九七價，如何穩定樓市，增加供應，也就成爲當前迫切要解決的課題。自由黨最近便向政府提出增加土地的供應量，例如每兩個月主動拍賣土地，每次推出2000個實用面積500平方呎以下的限呎盤單位，則每年便有12000個適合上車的中小型單位。若再加上市區荒置工廈經補地價後可轉爲住宅的政策，則在供應穩定及數量增加的訊息下，樓價升幅自然得以舒緩。若光靠靠地的被動政策，對增加樓宇供應是沒大幫助的。

誠如溫總所言，「十二五」規劃就是民生問題，要「讓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相信香港的市民跟我一樣，都希望港府也取此話，不但要懂得抓緊「十二五」規劃的機遇，提升經濟發展，而且要懂得善用經濟成果，壓抑通脹，同時穩定樓市，讓市民的生活越來越好。現在就看特區政府能否汲取教訓，施政時深入聽取民意，而不是只求走過場，裝門面，和與友好黨派加強合作，才可避免施政滑鐵盧。

理清民族集體精神世界的一些盲點

邱震海博士 風凰街視評論員

世紀風

上週本欄文章談到崛起期民族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問題。德文中有一個動詞「auseinandersetzen」，可以很形象地描繪這一個思辨的過程，那就是把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拿在手上，拆開來予以解析，並從不同角度展開剖析和思辨。經過這一番過程之後，當事物恢復原有狀態，表面上看似等同原樣，但實際上其內存的所有脈絡，人們都已了然於心；以後再有是非產生，人們都不可能再「難以自持」，而會顯得坦然、自信和能夠把握。從思想史上看，這實際上就是思想啟蒙或精神洗禮的過程。

精神洗禮：全民理性思維學習過程

以此眼光來看，所謂的思想啟蒙和精神洗禮，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而是一個全民參與，全民學習性思維的過程。它絕非上世紀六十年代「文革」般的大鳴大放（那只是一種全民的政治狂熱），而是訴諸全民的理性思維和梳理。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只有兩個極其短暫的時期出現過思想啟蒙或精神洗禮的端倪，第一次是「五四」運動，第二次則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只不過這兩次進程不但時間過短，而且都被後來的政治浪潮所打斷。

時至今日，中國雖然在經濟、軍事上迅速崛起，外部影響力也迅速上升，但國民的精神世界則依然處於混沌不清的狀態；四十多年前的「文革」背後的全民政治狂熱，與今天全民在物慾橫流面前的迷失，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其精神實質卻一脈相承，即都來自因缺乏理性、平衡思維的「難以自持」。

「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

今天的中國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國民對軍事、戰爭題材的興趣遠遠大於對思想題材的興趣，這可見之於任何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從國民和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實際上是一個後發國家在崛起期幾乎難以避免的現象，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在集體精神深處充滿悲情的國家。就連相當一部分的知識分子也以談論「中國崛起，美國衰敗」、「世界權力中心轉移」和「以王道對付霸道」爲樂事。原因很簡單：對一個依然未能擺脫悲情的後發國家來說，崛起意味着世道更替、夢想成真，而軍事和戰爭題材則正好能極大程度地滿足國民的這一心理需求；然而，崛起進程中的某些價值觀是否有盲點，就很少有人關心了。

這些盲點的核心，是如何理解愛國主義的問題。對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人們來說，愛國都是十分正當、健康的情感，但愛國的內核如果加上了情緒的外包裝，情況就會變得複雜了，就會走向狹隘和極端。因此，無論對己還是對人，擁有一種「保持距離的審視和批判」是崛起期中國國民應該學習和掌握的一種思維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國家在崛起期呈現經濟、軍事高速發展和國民精神素質低下之間的落差，這些國家在後來大都走了幾十年的彎路，其教訓值得今天的中國汲取和借鑒。

更何況今天的中國還存在於外部崛起迅速和內部轉型艱難之間的反差。前者成爲亢奮點，後者則成爲疑難點；每當後者難以突破時，前者往往更成爲亢奮情緒的聚集焦點。然而，任何外部可持續的崛起均以內部轉型成功爲基礎和前提，不然則不但外部崛起將成爲空中樓閣，而且還將充滿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和中國人，應該少一點張揚，多一點謙卑和敬畏；少一點對軍事和戰爭題材的狂熱，多一點對思想的興趣，或至少兩者應有所平衡。

基礎性工作：知識界應有所作為

有朋友也許會說，西方國家號稱自由、民主，但對華依然充滿傲慢和偏見；既然這樣，有什麼理由要求中國保持理性？這一觀點顯然似是而非。如上所述，西方在過去數百年經歷了自由民主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一體兩面，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則基本上已佔上風。遇到中國這個東方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的人性弱點浮上表面。

從這個意義上說，崛起的中國和已經崛起的西方正面臨「共同成長的煩惱」，雙方需要的是站在共同屋頂上的對話和梳理。這實際上——如前所述——是西方在思想史上遇到的一個新挑戰。但這不等於說中國可以在思想史的努力上有所鬆懈。不然中國就永遠只是在步西方的後塵，中華民族就永遠不可能對人類有真正長久的貢獻。

當然，今天的中國沒有思想啟蒙的氛圍和土壤，所謂的思想啟蒙也絕不意味着社會氛圍的大起大落。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中國應該有一批知識界人士走出來，幫助國民理清民族集體精神世界深處的一些盲點。這些基礎性工作於國於民有利，應該有人去做，而且開始得越早越好。